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七十六回 醉中合巹潦草婚姻 夢裡斷繩逼真緣法

素臣忙根問鬆紋，鬆紋說：「大姑娘吩咐，把爺的衣服，都交給錦囊哥去了；送這新衣服出來，請文爺更換。」素臣無奈，穿起新衣靴襪，卻是軍官打扮，走到天籟堂。有信、以神接著，說道：「大哥說，扮作算命的，就隨人呼召，不得不去。該打扮軍官模樣，又可知佩寶刀，並尊使亦可帶刀劍防身，衝關過渡，也爽利些；故送這套衣服來更換的。」素臣想：又全之禍，亦是為扮了星士，無可推辭；改扮軍官，實是有理。謝了一聲，也就罷了。素臣向錦囊取過鑰袋，仍復係好。各人洗畢，僮童們作起樂來，玉麟出來定席，素臣辭謝。玉麟道：「昨日是代兩弟一妹，少伸敬意；今日才是玉麟專誠，卻不叫唱戲，只清坐講說，要多勸一杯水酒。」送過酒，仍照前坐，飲了三杯，送了色盆，即請素臣行令。素臣與各席讓過，抓股在手，暗暗禱祝，朗朗的說道：「弟與戴劉二兄，白兄與方熊二兄，均為『石交』三友；惟熊姊出乎其類。弟等六人，以三同為合式，賞一大杯。以分相為雙合式，賞三大杯；倘得有六同，則既為雙合式，又有合小同為大同之象，當賞六大杯，合席賀一大杯；若再得緋四六同，則既係大同，又為全喜，當賞十大杯，合席賀三大杯；不成三同，罰一大杯；如反得不同，則罰三大杯；熊姊一人，以無三同為合式，賞一大杯；以不同為大合式，賞三大杯；倘得有六同，則又係化不同而為大同，當賞六大杯；得緋四六同，亦賞十大杯，賀皆照前數；反成三同，罰一大杯；四同五同三杯；成分相亦罰三大杯。六同是千擲難遇的，只要擲著合式，便過盆下去；如不得合式，照數罰酒，吃完再擲，以擲見為止。」眾人俱稱：「遵令。素臣說畢擲下，可可是緋四全色六同。各席俱派一個丫鬟報色，素臣席上丫鬟，歡天喜地的報出這六紅色面來。此時戴、劉二人，亦經有信等告知結婚之事，大家出席聚觀，歡聲大發，齊道：「此天意也，何喜如之？」早有丫鬟進去，飛報與洪氏知道。把洪氏喜得一張小口，合不攏來道：「真好采頭！」素臣明呼暗祝，兩俱如意，更自暢懷連飲十大杯，各人賀了三大杯。飛娘吩咐，把紅綢蓋好，另換一付般般骰子，送與廷珍。廷珍恰好擲出二五分相；次及時雍，恰好擲出四六分相；眾人俱稱難得。兩人各飲了三杯。次及玉麟，暗忖：紅滿盆是萬擲難遇的；文爺得此大采頭，不特婚姻必成，前程錦片可知。俺若再擲得四紅、五紅的喜色，女兒將來定受誥封，齊眉到老，子孫榮貴。禱畢，執色一擲，五骨已紅，只一骨旋轉成黑，玉麟大喝一聲，那骨子翻跳轉來，恰好成紅。玉麟喜極，等不得丫鬟報色，手捻長髯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仗文爺洪福，僥倖也得個緋四六同！」各席驚異圍看，嘖嘖歎賞。丫鬟飛報進去，洪氏心花放開，看著紅瑤小姐，笑得兩隻眼睛，沒有條縫兒。玉麟滿飲十大杯，各賀三大杯。也把色盆用紅綢蓋好，供在天然幾上。又換一付色盆，送與有信，有信擲出三同，飲了一杯。飛娘恰好擲出不同，眾人亦稱難得，飲了三杯。以神也擲出三同，飲了一杯，令便順到廷珍。戴、劉等俱是預先知會過的，不過是出將入相，龍行虎跳，鳳凰飛之類，卻大家連著都捉弄素臣吃酒。七令已完，天已昏黑，輪著素臣收令。素臣已醉，辭不肯收。眾人慫恿著說：「有始有終，斷無不收之理！」素臣想起一事，執色在手，說道：「各位有許多行酒之法，弟卻至公無私，不會那種假借，竟是照點飲罷了。」誰知一擲下去，恰又擲出一個全色六滿盆來。把外面一個玉麟，裡面一個洪氏，喜開了心，幾乎走起氣來。滿堂上都是笑聲。飛娘叫丫鬟取綠綢來蓋好。要出許多金，銀，發藍，琥珀，玻璃，水晶，瑪瑙，犀角，雄黃，並諸色玉杯，大大小小，扣成三十六隻，擺滿一桌，斟上醇醪。戲班裡奏起萬年歡樂，僮童們拍手唱歌，眾人圍攏上奉。素臣勉強取飲，吃過十五六杯，實不能飲，便欲告辭。飛娘道：「文爺大量，怎自令自違？」

素臣天性豪爽，實在又是自己的令，只得直了喉嚨，把那十八九杯酒，又灌下去。單存著一隻玉鬥，雙手捧著，咕嘟咕嘟的，再吃不完。卻是飛娘在後，提著酒壺，陸續斟下。素臣酒湧起來，將鬥放在桌上，即躺臥在椅，那玉鬥內，仍是滿滿的一斗。飛娘認是假醉，還要相勸。玉麟等俱道：「是真醉。」因命僮童作樂，有信、以神一邊一個攙著，丫鬟們提燈執燭，前引後隨，簇擁到後面女廳上來。廳上燈燭輝煌，鋪氈掛彩，迎接新人，先後拜了天地。素臣似有知覺，卻睜不開眼，豎不起頭，由著有信、以神，扶起扯落。玉麟、洪氏俱覺不成樣范。飛娘也懊悔不該灌他真個大醉，卻已沒法。有信攙素臣側立，受了新人四拜。玉麟吩咐家中見禮，俱到三朝。單叫過錦囊，命丫鬟扶出天絲，說道：「昨日許你的賞賜，可領去做妻子罷。」錦囊喜出望外，連連磕頭道：「多謝老爺，卻須稟知相公，才敢領賞。」玉麟道：「不妨，有俺做主。」鬆紋便來幫襯錦囊，同天絲先拜天地，然後夫妻交拜。錦囊要叩見玉麟、洪氏諸人，及主人素臣，主母紅瑤。玉麟道：「你相公還沒見過禮，一概三朝罷。」丫鬟們扶下。有信、以神、玉麟陪出外邊，與戴、劉二人洗盥更酌。飛娘及四個姨娘，照料新人結親諸事。於是粗樂細樂齊作，一對對紅燈引導，直上樓鳳閣來。

正待坐床合巹，素臣因中急酒，一時昏醉，後被有信、以神扶起扯落，作揖拜跪，復被粗樂一驚，把胸前之酒落將下來，便有清頭。睜開眼來，忽見恁般光景，不覺猛吃一驚，一身冷汗，已把酒意都嚇入爪哇國去。因正色埋冤飛娘道：「白兄何孟浪至此！熊姊怎不力行勸止？」飛娘道：「咱們因文爺一口許定，力任婚姻；大哥恐有反悔，說文爺不可食言；文爺說：『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』；才有這一番舉動。嫂嫂不肯將女作妾，咱和大哥，還費了無數口舌，勸轉來的。怎文爺倒反悔起來？」素臣跌足道：「原來白兄竟認錯了！弟一力擔承，是為令姪女作伐，蓋非欲屈為小星。弟夢中三次點頭，俱應允那老人為執柯之事，怎敢背著夢中之諾，失信鬼神？昨晚在席上，執色在手，暗暗禱祝，若得將令姪女撮合，配一名卿大臣，齊眉到老，兒孫繞膝，即擲一全彩；如三者不能兼全，或每事略減，即擲五同四同；豈知竟擲全彩，而更得喜色。弟喜已極，酒落快腸，不覺過量，以致大醉。快請白兄上來，把話說明，包在弟身，為小姐得一快婿，以踐夢中之言罷了！」這一席話，把紅瑤聽得大驚失色。四位姨娘連忙避入後房。飛娘著急非常，說道：「雖是大哥認錯，其中也有天意；文爺若早說明撮合，大哥和咱們也再不會錯認了！這一錯裡面，可見就是天緣！如今已拜過堂，結過親，家中大小皆知；文爺若仍執前見，令姪女何以為情？丫鬟們送上合巹杯來，咱要強作主盟的了！」素臣道：「一誤豈可再誤？乘墉勿攻，其占曰吉。現在並未合巹，即有小嫌，而弟前酒醉，令姪女由於父母之命，均非男女私情所致。君子之過，如日月之食，有何不可為情？弟有一世妹，同溺於水，救上岸來，攙扶背負，至古廟中，黑夜同居，並未作嫌疑之見；現在嫁與少年翰林，夫妻享受榮華。前日熊姊，亦於黑夜背負愚弟，同至深山，亦未以此為嫌。況並未攙扶背負，黑夜同居者耶！弟在夢中，實係應承作伐，豈敢負心？弟與白兄相與，其女即如我女，豈可辱為妾媵？弟首可斷，此姻不可就也！」說畢，即出外房，欲下閤去。飛娘面如土色，知不可挽，令人送下。忙請玉麟夫婦上閤，備述一遍。玉麟夫妻俱如雷驚孩子，目定口呆，定了一會，回過念來。玉麟道：「俺昨日也暗暗禱祝過，只想擲一個四紅五紅的喜色，誰知一擲就擲出六個紅來。據你說，文爺的紅滿盆，也和俺一般的禱祝，可見女兒將來另有公卿作配，無比恩榮在後哩！俺也疑文爺將來就是封侯拜相，那封誥也輪不到俺女兒。妹子，你既苦勸不轉，當再作商議。」洪氏道：「我原不肯把女兒做小，生生的被大姑娘和錦囊那小奴才說活了！若果文爺夢中單認做媒，酒席上又禱祝出全紅滿盆，與相公禱祝得彩無異，我女兒的夫人封誥，齊眉富貴，子孫滿堂，竟是拿得穩的了！我還想夢中老人，三次指點文爺，叫他看清硃砂斑記；情管將來女婿身上，也有硃砂斑記，不是咱們這裡人，是文爺才遇得著他，才撮合得成這一段奇緣。依著妾身的主意：該請大姑娘去，一力拜懇文爺，留心作伐，要把女兒的姻事，交給他身上，這才是正經道理！」玉麟道：「你這想頭不差，這主意也是。」

但昨日有這一番，恐惹旁人議論。」一眼看著紅瑤。紅瑤低著頭，垂淚不語。玉麟主意已定。飛娘道：「昨日舉動，並沒外人知道；咱明日一早，竟去討實文爺口氣罷了。」玉麟懊悔，前日錯會素臣之說，誤聽飛娘之言，悶悶不樂。洪氏怕紅瑤不快，窩盤勸譬。紅瑤但只流淚，不發一言。

次早，飛娘卻向素臣述知玉麟之意。素臣大喜道：「這何消說得，總在弟身上，包管有一位稱心稱意的佳婿，將來夫妻榮貴，齊眉到老便了！」飛娘進去說知，玉麟、洪氏俱是沒情沒緒的，似應不應。玉麟道：「別的罷了，如今怎樣去見文爺及兩先生

呢？」飛娘道：「方才與方兄們說明，叫他們只做不知。如今大哥出去，還照常請教，把昨晚之事，絕不提起可也。」玉麟沉吟一會道：「也沒別法，只得如此。」於是同著飛娘出來，外面諸人，已在講堂，請教素臣天文，地理。因拱一拱手，便坐下聽講。素臣將天文精要，地理深微之處，盡情發露出來。玉麟始而還是勉強，聽到後來，心花開放。竟忘其所以，大喜大笑，把夜來之事，竟丟入東洋大海去了。

這一日，除了飲食二便之外，都是聽講，辟虞喜安天之謬，辨九霞禹貢之非，日躔月離，朗若列眉，山脈水源，瞭如指掌，談者娓娓，聽者津津，直至更餘方散。玉麟、飛娘進去，問著丫鬟說：「太太和小姐，都是一日到晚，沒情沒緒的，早早睡下了。」飛娘自去安寢。玉麟也就上床，睡至三更，夢中，見一個老人，領著素臣進來，竟向裡房進去。玉麟驚疑：「莫非即是文翁所說夢中老人？但文翁已決意不願成婚，領他進去則甚！」忙起身跟進，見素臣已入夾巷，一路跟到扶梯之上，伸頭一望，只見女兒，高高的吊在閣中間，一個女鬼，頸裡繞著麻繩，吊出眼睛，扯長舌頭。梁間扣緊那條汗巾。玉麟兩腿嚇酥，走不上去，喊不出聲。見那老人上去解勸，被那女鬼一掌，打跌在地。卻虧素臣縱身一躍，把汗巾扯脫，轟的一聲，女兒便直倒在閣。那女鬼跪著素臣，叩拜嚎哭。玉麟狠命走上閣去，只見女兒眼突舌長，死在地下。嚇得魂飛魄散，通身汗出。哭醒轉來，卻仍睡在床上。連忙喊醒洪氏道：「不好，女兒多分吊死了！」一面披衣著褲，下床而去。洪氏嚇得色色抖戰。要披件衣下床，卻再找不著。忙叫丫鬟，取起火來，剛穿得一條褲子，披上衣服，領著丫鬟，忙奔上閣。只見紅瑤躺在地下，頸內掛著汗巾，突出眼睛，吐出舌頭，丫鬟們圍著哭喊，嚇得屁滾尿流，罔知所措。玉麟一面解衣摸胸，一面吩咐丫鬟，快請文翁進來。洪氏道：「你請文翁，敢是問他討命嗎？」玉麟道：「那有此理！是要請他來救女兒的性命。」洪氏哭道：「你看女兒渾身僵直，皮肉冰冷，那裡還救得轉？」

玉麟把夢中之事，述了一遍道：「老人既領他來扯脫汗巾，那女鬼又跪著哭拜，想來還有可救。」洪氏道：「我便說，怎知道女兒短見之事？」因吩咐丫鬟，再著幾個出去，務要請文翁進來。登時鬧動合宅，飛娘及各姨娘俱到。飛娘遍身摸過，哭道：「人已過去的了，怕文翁來，也沒用了呢？」玉麟道：「明知無用，也只有這一著了！」說畢，大哭。洪氏也便放聲痛哭。各姨及眾丫鬟，俱圍著屍首，哭做一堆。見素臣飛奔上閣，飛娘忙喊道：「文翁快來，救姪女一命，此時顧不得嫌疑的了？」素臣見滿閣都是女人，正縮住腳，聽見飛娘之言，便不避嫌疑，直走到紅瑤身邊，用手在心中緊緊摸定，候了一會道：「看來是無救的，死馬做活馬醫，弟只得要無禮了！」

因把紅瑤肩膊抄好，從後抱起，抱近板壁邊，靠壁面坐，說道：「可著一人對面坐下，將小姐髮髻解開，緊緊扯住，不可使頭欹側；再著兩人，把兩手搓挪屈伸，不可停歇。」玉麟便慌忙解散紅瑤頭髮，用手扯緊，對面而坐。洪氏也顧不得嫌疑，與飛娘二人，分坐兩旁，把紅瑤兩手搓挪屈伸。素臣一手輕輕捻弄紅瑤喉管，一手摩運心胸，垂淚道：「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！倘救得活，當到處留心，擇一佳婿，以應夢中之言。倘救不活，當為含殮殯葬，以側室之喪處之；家中妻妾四人，現俱懷孕，但生得一男，便可繼立小姐名下，承接香煙，使不為無祀之鬼！」說畢，嗚嗚而泣。滿房人聽著慘話，重複哭起。素臣一面哭泣，一面側轉頭，用舌舐著紅瑤眼睛，抵將進去；不知不覺的，睛已入眶。復將掌心掩住紅瑤之舌，掩將進去；又不知不覺的，舌已入口。復覺心口微微溫和起來，大喜道：「白兄恭喜，令愛得生矣！」

玉麟等見睛舌俱收，亦在癡想；忽聞素臣之言，急問其故。素臣道：「縊死之人，如此救法，只要心口尚溫，無不活之理！令愛方才心已冰冷，明知無用，因夜間復得奇夢，仍是從前那老人領弟上閣，見令愛高吊在梁，有一女鬼扣緊汗巾，老人解勸，被那女鬼打跌；弟夢中著急，湧身上去，扯脫汗巾，令愛跌落下來，那女鬼跪著哭救。弟正在查問其故，欲喊應白兄，解救令愛，即被敲門驚醒。弟一則因有此夢，恐還可救；一則念人命至重，寧救而不活，庶無追悔。現在渾身之冷，已較前少減，心口一塊，復覺溫和，故決其得生也。如今快令人熬起米飲，再多備些官桂末，待其醒來，調和飲之。」玉麟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文翁亦得有夢，與玉麟之夢絲毫不錯。」因命三妾下閣，整備桂末米飲。飛娘及洪氏道：「這會子兩手都屈得轉了，只怕真有生機。」素臣用手運，漸漸的胸腹俱有溫氣；看那心胸肚腹，隱隱現出硃砂斑記。大喜道：「得生無疑矣！」

因用兩手輪替摩運，只聽得腹中隱隱作聲，行至小腹，忽然撒出屁來。玉麟著慌，怕走了氣。素臣道：「不妨，此氣通之故。」又聽得喉中隱隱作聲，推至喉管，忽然吐出痰來。洪氏忙把手接去。只見紅瑤口中一口冷氣衝出，須臾，哭將轉來道：「悶死人也！」玉麟、洪氏、素臣、飛娘的快活，自不消說。閣上凡有女人，無不笑逐顏開，歡天喜地。只有紅瑤的乳母，滿面怒容，青了面皮，遠遠的跪在地下，哭喊道：「求相公開恩，休要放活了小姐！」玉麟等俱大驚失色，素臣亦口定口呆，不知何故。正是：

為有奇緣入奇夢，要求奇士辨奇冤。

總評：

一席之間，連得兩紅滿盆，一綠滿盆，頗似荒唐。而理之所有，即非事之所無，喝雉得雉，呼盧得盧，非異事也。況玉麟素臣，俱有所禱，事應於後，兆見於前，尤不足怪耶！玉麟、洪氏，幾乎走氣，滿堂上都是笑聲，興會淋漓，竭情盡致，全為反逼後文許多失意處也。頓挫之法，可謂入神。

素臣講天文地理，玉麟忘其所以，歡喜大笑，把夜來之事，丟入東洋大海。寫素臣議論之精妙，玉麟愛聽講貫之天性，俱到頂壁一層。文章家透頂之法，亦雙管齊下之法。

素臣怪夢之後，復有玉麟一夢；玉麟夢時，復有素臣一夢。兩夢相同，亦怪夢也。不夢則已，一夢使夢之不已；不怪則已，一怪則怪之不已。今人不會作文，不會做夢？不會做夢，那會做怪夢？《左傳》之夢，最多最怪亦最佳。與楚子博，伏己而鹽其腦；疾為一豎子，居膏之上膏之下；其怪極矣，其文亦極佳。知此可無疑作者之夢且怪也。

素臣燃弄喉管、摩運心胸時一段苦話，令人不堪卒讀。文章妙處，不過情理二字，說透情理，可喜處便使人欲歌，可悲處便使人欲泣。作文而不能使人歌泣者無他，只是說不透情理二字也。於此可悟文章之法。